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一百零九回 怨鬼捉奸逆藩伏法 青宮驗痣假子歸真

宮人中有知事的，說道：「娘娘，不是哭的事，哭動了各位娘娘就了不得了！快些接氣，怕還接得轉來？」七妃便住了哭，趴在景王身上，嘴哺著嘴，接了一會，不見轉來。七妃著慌又哭。宮人止住道：「眼睛已經下來些了；再換一人，連接三次，再取炭醋來打，收一收氣，敢便轉來？娘娘快穿衣服，哭動了外邊，怕就有人來吵鬧，光著身子，便更吃虧。」說罷，便把被單揩拭去床上流的淫精。七妃即便穿衣，換一宮人上床接氣，一面討取醋炭。卻已驚動合宮及各妃嬪，陸續俱至，喊叫一會，不見轉氣，便人人作勢，個個發威。正妃開口道：「旺跳一個王爺，被他活活弄死！彩那妖精過來，問他怎樣治死王爺的？好抽他的筋，剝他的皮，償王爺的命！」眾妃得不的一聲，便蜂擁上前，采頭的采頭，揪耳的揪耳，發的發，撕衣的撕衣。眾宮人橫身護救，跪地求告。正妃喝道：「王爺若接不轉來，你們都是死數，還敢插話嗎？」眾妃七手八腳，七妃一人如何擺撥得開？內中出尖，最是三五兩妃，揪住頭髮，把兩鬢亂，登時掉了許多。又去扯裙扯褲，要掉七妃的陰毛。說總是這張騷，害了爺的性命。七妃蹲在地下，兩手攥緊裙褲。正在危急，只聽景王一口氣回將轉來，各妃向醋煙中定睛看時，見景王眼已睜開，方才縮手。七妃道：「王爺不是轉了氣嗎？你們房裡怕沒曾這樣來，只悄悄沒聲，不驚動人罷了！怎便這們凌辱起奴來？」兩足亂跳，哭泣不止。正妃便收了兵，說道：「氣是轉，人已被你弄壞，只要王爺好了，萬事全休；若有三長兩短，你須嘴硬不得！我是他結髮夫妻，有個不著急的嗎？」各妃道：「我們與你無仇，原只為著王爺；王爺好了，姊妹們情意原在。」正妃一面傳請太醫，一面上床看問，景王睜著兩眼，總不說話。須臾，太醫診脈，說是脫陽之症，神氣虛憊，須大補下去再看。正妃見語鶻突，病勢利害，便不肯十分放鬆，吩咐：「把七妃關在空房，省得火上添油，真個弄出事來！」日中服藥下去，不見動靜。派著二、三兩妃，一同守夜。到得初更時分，景王忽然嘍叫說，都梁、都昌兩王把搗搗他；看兩手時，十指果然發脹。一會又喊：「阿唷！搗到下身雞巴上去了，要疼死人了！」揭被一看，只見陽物挺硬，龜頭迸破，膿血淋漓。一會又喊：「紮著雞巴，點火來燒。」須臾，龜頭髮泡，龜頭髮爛，喚疼喚痛，總不絕聲。一會又喊：「何氏、茅氏來了！頭髮了！挖舌頭了！」只見自己把頭髮亂，舌頭亂挖，頭髮紛紛落，滿口噴出鮮紅的血來。又一會喊說：「太妃娘娘來了！馬太妃也來了！打了夾子，夾子上腦箍了！不好了也，把土囊來壓了！」登時手足臂腦，俱發出青紅紫黑各色傷痕。喊叫一會，便閉著嘴，發響，肚皮脹胖，吸吸的動個不住，嚇得兩妃渾身發抖。請到正妃、四、五、六妃及有名位的嬪御，都叫了來，擠了滿房的人，兀自陰風凜凜，毛髮俱豎。正妃要請法王、真人進來禳解，一來怕破了作法的大事；二來怕傳說出去名頭不好；三來怕驚動城守的人，離心解散，暫且擱著。只見景王大喊一聲：「壓殺我也！」便喊醒轉來。停不一會，重複叫喚。如此一夜鬧到天明，把各妃嬪嚇得魂出，攪得心空。容兒躲在宮人房裡，聽得聲勢利害，想景王若死，也是好事！但老爺著我進來，只叫我騙信七妃，潛在宮中，等外面信爆一起，殺出接應；沒叫我把這件事來弄死他。如今外面並沒消息，怎敢回去？景王一死，必把七妃及宮人拷打，倘牽出我來，還是受他刑法？還是逃走回去？違了軍令，便要斬首，如何是好？想到那裡，渾身抖戰。

七妃待下人極寬，因是寵妃，手頭便益，賞賚極厚，本宮宮人，個個感激。七妃因與容兒私偷，把宮人更加買伏；宮中人又愛容兒美貌，都與調笑親勢，打成一局。故此，兩人幹事，不避宮人，毫無忌憚。此時七妃雖被正妃關閉空房，並沒封鎖，宮人們便時時進去，問候送信。七妃見景王冤鬼已到，恐不得生，令宮人把容兒叫來。容兒進房，跪地發抖。七妃道：「你休嚇壞了！一身做事一身當，你可乘空逃走，我再不牽出你來！只是你我恩情，就從此割斷了！我實對你說：王爺是冷精，不能生育的，這王子是你所生；你只看他眉眼，可是與你一般？你龜頭上有一紅痣，王子龜頭也有紅痣。王爺好了，做了皇帝，不必提起；倘若不好，被太子正了位去，這一家就都是死數！可憐見是你的嫡血，怎樣設法救得出去，也存奴一脈！奴若埋在那裡，你念我向日恩情，到奴墳上燒化一陌紙錢，奴在陰司裡，就感激不盡！快快逃出去罷！」容兒不說自己不敢回去，卻假說道：「小尼感娘娘深恩，這事又是從小尼起的，只苦的不能出頭；能可以代得娘娘，便情願代死，還肯捨著娘娘先逃出去嗎？娘娘倘若有一長兩短，小尼豈肯獨活？是要同生同死，不做那忘情負義之人的！」七妃紛紛淚落，拖起容兒，抱住說道：「我的有情有義的哥哥，雖故是你的好心，你卻枉死則甚！奴方才說的，要你照管王子，存奴一脈，切莫走那盡頭路兒！」容兒道：「各人頭上一方天，知道將來照管得王子，照管不得王子？總要與娘娘同生同死的！」七妃拚住容兒頭頸，嗚嗚咽咽的哭著道：「好好不心疼，總是奴害了你了，當初不合與你相交！你為著奴，拼命進來，誰想救奴不得，反送了你的性命！可憐你此番進來，沒得奴一點好處，叫奴怎不心疼？」容兒聽得可憐，也抱住七妃，哭泣不止。只見宮人跑來報信說：「正妃著人來了！」容兒忙躲出房。

原來是聽三妃之言，三妃道：「看王爺勢頭，多凶少吉，我們不該攬這件濕布衫，一夜嚇到天亮，反便宜這妖精自在睡覺！倘有三長兩短，須不是他火上添油了，不如交給他一人看守伏侍，他快活透頭，也該吃些苦辣！王爺好了，也只扯得個直；若是不好，便抽筋剝皮，替他出氣，卻脫了我們血海般的干係！」各妃嬪並沒真心為主之人，又俱嚇怕，便都說三妃的話是。正妃便把七妃叫來，受托一番，一哄的都散去了。七妃又氣又急，含淚上床，抱著景王，呆想一會。景王忽又見神見鬼，喊叫求告。七妃忙跪下地，滴淚哀求道：「二爺、五爺及各位娘娘，奴從沒敢欺心，背地裡眼淚不知流掉多少。老娘娘奴沒趕上，四時八節祭祀上墳，奴也沒敢怠慢。可憐見，放鬆一條，待爺齋醮作饗，多做好事，超薦著早昇天界！」說罷，磕頭如搗，把頭上油皮都擦破了一層。只見景王自言自語道：「看未容婦面上，咱們且去。」又道：「咱們交給那鬍子罷。」自此，景王便不說邪話，光叫疼痛。七妃便替他各處撫摩，用參末八寶散敷傷處。叫宮人煎下參湯，一口一口的哺送。到得夜裡，竟有轉頭，身子也得翻動，疼痛也便輕可，也進些粥飲，也不再見鬼神，卻只是糊糊塗塗的，不能說話。各妃俱不進房，只著人來探問病勢。七妃負氣，要等景王全愈了，折各妃的嘴，只回說：「尚未轉頭。」

來人見景王糊塗，便照著話去回說。各妃便不來兜管，自去背地裡，偷幹那不明不白的事兒。

到二十這日黃昏時候，景王忽要穿衣登廁，七妃又怕又喜，替他穿好衣褲，攙扶解手，解畢上床，竟沒甚事。七妃喜極，忙哺送參湯，怕他吃力，便聽他和衣睡臥，不去解脫。伏在頭邊一會，見一落，便去就容兒安息片響。容兒見七妃疲乏，抱在懷裡，臉貼臉的偎了一會，兩人都沉沉睡去。宮人日夜辛苦，也都伏在景王床邊打盹。忽地覺有響動，睜開眼來，見七妃已經熟睡，宮女一個也沒見，隔房燈火異常光亮。隱隱聽見吶喊之聲，知是外面兵起；但信炮未響，不知勝負，准待照計行事。因七妃緊壓肩膀，深怕他醒，不敢動彈，只得側轉臉來，向外細聽，卻聽見隔房呼呼鼻息，料是景王睡著。心送定計，面上頓覺潮熱，聽了一會，不免煩躁想來。外面聲響漸近，忽然炮聲如雷，東響西應，門外人聲嘈雜，料是時候將至。左手輕輕騰出，推七妃朝裡睡好，身子早經結束停當，僧衣已自脫掉，摸著枕邊佩刀，一手把尼帽除去，丟在裡床，跨下床來。踏到外房，看床上七橫八豎的宮女，都是睡熟，景王也無響動。掣起佩刀，照准頸項狠命一切，伸過那手，揪住頭髮提將起來，竟是一個囫圇的東西。疾忙從窗扇中跳出，開了寢門。只見有七八個內侍，慌慌張張的，剛要敲門報信。容兒起刀亂殺，那班人從內殺出。不及抵擋，又無寸鐵。早已殺倒了五六個，剩下的往外飛跑。容兒走近宮門，火光四起，外邊喊殺連天，門內衛士沒個蹤影，連前面跑的兩內侍，霎時亦俱不見，望著門上一扭，鎖已落地。登時宮門大開，素臣等人，大喊殺入。容兒上前提頭繳令。天生一見，認是景王，趕來接去，容兒卻不跟人，望外便走。

霎時諸軍都到，素臣知景王已死，宮中不須搜殺，留下成之、無外等軍，將舊太孫宮守住，不許一人出入，待明候旨處置。自同楚王帶飛熊、以神、天生諸人，整軍而進坤寧宮門首，賊兵如麻，幸內有準備，尚未攻破。大兵一到，紛紛逃跑，跑不脫的，都被殺死。

素臣請太子出宮，擁至文華殿中升座，各兵將俱羅拜殿下。太子設兩座於寶座之東，堅請楚王及素臣坐下。傳將領上殿，命熊奇、賽呂、龍生、文恩、文容、金硯列左班，玉奴、阿綿列右班，命坤寧宮膳房備宴款犒。素臣道：「景王雖誅，各門城守諸賊尚未伏法，臣請率同諸將，前去擒拿，遲則漏網者多，並添逆豎羽翼。款犒之事，伏乞暫緩！」太子道：「先生勞極，寡人尚有要話相商。各門諸賊，聞逆裔授首，妖僧道伏誅，天兵一至，即鳥獸散矣，款犒或暫緩，先生勿復勞！」因命取酒，親賜飛熊、以神、天生三爵，令統本部及楚王麾下兵二千名，去各城剿撫，把領占竹、元化兩顆首級交付，並著去割取景王首級，挑示號令。三臣領旨欲行。太子忽然想起，叫把首級獻上，向素臣道：「文恩入宮，雖發於忠義之性，然斷其嗣續，寡人心實不忍。因訪問內侍說，閹割以後，若不按時修割，仍須長髮；但甚微細，而不能生育。必食活人腦髓，方得如舊。現在斬直這斷，即已長成人道，由多食腦髓之故。寡人因力禁其修割，欲俟生擒逆豎，令文恩鹽其腦而食之。一可當百，便可長還他人道。今此領、繆二賊，亦無異逆豎。其所食活人之腦，亦屬最多。故欲令文恩之。」文恩忙跪下奏道：「此二賊雖惡，究是人類，奴婢非禽獸，實不敢食其腦髓。」素臣道：「二賊之惡，神人共憤，無論其他，只行那移山邪術，要把合宮之人化為灰燼這一件事上，就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。若殿下令我食之，亦不敢辭。況為汝嗣續之計乎！速宜謝恩。彼非人類，只如食虎啖狼。發忠義之氣，而灑奸逆之魂，何不可耶？」文恩聽說，忽然義氣勃發，慷慨謝恩。太子令取大碗，斟滿熱酒，文恩拔出佩刀，在兩頭凶門上戳將進去，腦髓便汨汨而出，滴入碗內，立時飲盡，重複叩首謝恩。太子大喜道：「將來生擒斬直，當令汝就其腦，鹽而食之；將首級仍付與熊奇，帶去號令。」

自己出座，親奉素臣、楚王。又賜文恩、未容、金硯、玉奴、阿綿各三爵。然後將景王家屬帶上，太子問：「那一個是寧氏？」內侍把三妃帶上。太子拍案大怒道：「逆藩罪惡滔天，你這賊人，舌劍唇槍，無風鼓浪，逢惡導淫，助紂為虐，馬太妃之死土囊，還有你一臂之力！內侍們，先取那條長舌來！」當下一人挽定青絲，兩人捧著粉臉，擠緊香腮，一人踮住酥胸，一人用兩指向白馥馥的咽喉，用力一掐，一人把解腕尖刀，向那櫻桃小口中輕輕一掠，早把半截又香又嫩的舌頭割下。舌根鮮血便直噴而出，灑滴腮頰；衣衫之上，如紅雨赤霞，斑斑點點。內侍將舌獻上。太子令斬訖報來。復問：「那一個是邢氏？」內侍又把五妃帶上。太子怒喝道：「你這賤人，於夫主病危之時，還忍心與府僚通姦，致死親夫，也是決不待時的！內侍們，也綁出斬來！」須臾，兩顆血淋淋的首級，獻將上來。眾妃魂飛魄散，個個發抖。太子又問：「那一個是雲氏？」內侍又把七妃帶上。七妃原本嚇壞，忽見容兒改換官服，站立左班，方知是太子差來內應，癡心尚想僥倖，及見三妃、五妃，凡帶上去的，無不斬頭瀝血，王妃因奸致死親夫，又與自己所犯相同。剛斬五妃，即問著他，帶到座前，蹲跪下去，轟的一聲，那魂便向那腦門內直飛上三十三天，那魄便向窟窿中直落下七十二地，惟有伸頸受刑。容兒想起向日恩情，及那夜抱住哭泣的情意，不覺兩淚交流，冷汗直下。太子看了一眼，即叫容兒，兩人知是姦情發作，愈加嚇壞。容兒俯伏在地，不敢仰視。七妃又羞又怕，神走汗淋。太子道：「寡人不負前言，把這雲氏賞你為妾。云云自此以後，當改邪皈正，盡那妾婦之道，不可再生別念了！」七妃是引頸待戮之人，太子與素臣所言，容兒並未知道，雖持有前功，或可准折，卻斷不敢代雲氏求寬，誰想毫不加罪，反得賜婚，真是做夢也做不到，癡想也想不及的事！這一種感戴歡喜光景，真屬激切無比！連連叩首謝恩，幾乎把頭磕破，兩人退下。太子令將各妃嬪鎖鎖，發入高牆，待皇上回鑾，請旨正法。把王子帶將上去，太子一看是個五六歲的孩子，眉目秀美異常，忽然動起可憐之念，向素臣道：「本朝會典：叛逆家屬，罪止為奴；然太祖、太宗以來，俱照古法，仍行族滅。景藩梟惡，更不比胡、藍諸逆，其嫡屬自應一概誅滅。但此子甚幼，貌復聰俊；寡人忽然動憐，可否給與其母，隨容兒撫養！將來奏聞皇上，即發先生府中為奴？還是執法屠滅，斬草除根的好？」素臣道：「帝王之世，罪不及孥；三代後族滅之法，皆季世酷政，不足論也！本朝定律，叛逆子孫，如年不及歲者，皆與妻妾母女，給功臣為奴；寬恤之典，雖超越季代，然尚未及帝王之仁政也！殿下尚處青宮，未便改律更制，遽復聖帝明王之仁政；亦何可復行族滅之法，以傷如天好生之德乎？寧氏、邢氏本罪當誅，其餘各屬禁錮候旨，臣故不敢瀆陳。今殿下因動勸諫之憐，而反以屠滅為執法，下問及臣，臣不敢不以正對！祖宗雖有重法，由當時諸臣未克救正；殿下則仍當守會典之常經，為奴乃執法，非棄法！但此子雖係叛屬，究出天潢；給臣為奴，不敢承命，應請改給別藩府中。」太子拱手謝罪道：「先生正教極是，寡人因逆藩滔天之極惡，意忘帝王不孥之仁政，非先生格心之訓，則不忍之心漸將淪滅矣！至寡人之欲給先生府中者，正以其母之故，亦屬不忍之心，而不自知其昧於一本之義；是宜先生之以仁教寡人者，復以孝教寡人也！寡人承訓，當交彼嫡母，暫錮高牆，俟皇上回鑾改給藩府。」七妃雲氏初聞太子之言，滿心歡喜；及見素臣推卻，欲交與正妃，將改給藩府，不特母子永不見面，且恐正妃挾仇毒害；生死關頭，一時情急，顧不得羞恥，便跪伏在地，連連磕頭，奏道：「此子實非景王嫡血，不敢混亂宗支，求殿下開恩，仍給與罪妾撫養！」太子詫問：「怎說不是逆藩嫡血？有何確據，快說上來？」

雲氏只得把景王精冷，不能生育之事說出。太子喝問各妃嬪，所言皆同。因問：「是何人奸生？雲氏招出容兒。容兒免冠叩首說：「文容死罪！」太子笑道：「若果是你所生，便可開恩；但有何憑據？」容兒只得將入府私通懷孕各年月日期，並云氏並無別有姦夫，及面貌相似，龜頭有痣之處一一供出。太子把王子及容兒細看，見兩人眉目、口鼻，宛然無二。復令內侍領向僻處，驗看明白，來回奏道：「兩人龜頭，果真各有赤痣一點。」太子道：「即經驗明，則雲氏此子為未容奸生無疑，律應斷歸姦夫收領；即發與未容夫婦收領可也。」

容兒、雲氏各叩首謝恩。內侍將景王各妃嬪帶去禁錮。放散兵卒，犒以酒肉，各去歇息。

太子延楚王、素臣至殿後用膳。素臣叩謝楚王養病之德，楚王亦叩謝素臣平苗誅逆之功，各敘別後諸事，不覺已至天明。成之、無外、飛熊、天生、以神等紛紛回來繳令。須臾，各門起義諸臣，及滿朝文武，俱來朝見。太子仍坐文華殿，傳下令旨，各官俱照從前原職，歸衙門辦事，其景王監國，所升、所降、所特擢者概准，革職者復職，發戍者召還，監禁者釋放；均以原官視事。連世亦以原官，賽呂以京營參將，熊奇以京營游擊，各到官理事。匡中、謝遷，歸翰林待詔。龍生以宣慰司同知銜，管護龍島事。況如日以宣慰司使銜督護海諸島。俱俟皇上回鑾，另行敘功升賞。各弁兵俱發景藩財帛，大加賞犒。起復劉大夏仍為兵部主事，戴珊仍為刑部主事，趙且仍為兵部郎中，洪文仍為太常博士，白祥仍為戶部主事，尹雄仍為遼東衛都指揮使。發文向山東、遼東，飭知的飭知，召取的召取。文武各衙門，有缺官者，查明補奏。馳驛召還懷恩，仍為東宮內監。景王身屍稿葬候旨，協從餘黨概行赦免。一切偽札付首宮繳銷。闔府官屬內侍，三日後審明等次，分別定擬。官民人等，有不從逆，而被殺戮抄沒者，應恤贈者恤贈，應給還財產者照數給還。朝事已畢，即延素臣入宮，跪地痛哭，嚇得素臣俯伏流汗，戰慄不已。道：「殿下請起，殿下有命，臣固赴湯蹈火所不辭也。」慌忙扶掖起來，滴淚問故。太子道：「逆闖劫駕東巡，皇上安危在其掌握。墮其計則危社稷，破其計則危聖父。兩有一危，寡人罪通於於矣。前者身在陷阱，無能及此。今幸仗先生威德，出諸陷阱置之衽席，迎鑾一事刻不容緩。先生有老母之虞，當積勞之後，海岳之功，涓埃未報，而即欲屈赴山東。心實萬萬不安。然欲求兩全之術，非有鬼神不測之機，旋乾轉坤之力者，斷斷不能勝任。除卻先生，不特無望於今人，亦恐難求於古者。伏惟先生委曲鑒宥，為寡人一行，豈獨寡人感激無地，上至太祖列宗，兩宮母后，皆戴先生之德，永永無極矣。」素臣含淚道：「逆闖以皇上為質，必不震驚聖躬，是皇上雖危而安。京城內闖黨什四，藩黨什一，蟠結伏匿，所在多是。西山乃其巢穴，奸僧為之護持。一旦有變，蜂然而起，如火燎原。是殿下雖安而實危。臣之愚意，欲先發擒巢之師，後議迎鑾之舉。勞固非臣所惜。即老母堪虞，復有飛娘等前往，亦不暇南顧之憂也。」太子慟哭道：「先生之謀誠善，寡人之心則不安。逆闖近日一切詔旨皆出其口，並不關白皇上。逆跡已彰，豈復有所顧忌？願先生撥謀勇之士以捍社稷。先生親往迎鑾，寧使寡人有意外之變，不使皇上有意外之虞也。」素臣慨然道：「此殿下純孝之思，臣敢不承命？諸臣如劉健、謝遷、劉大夏、洪文、申田，皆有謀略，可托以腹心，金品、匡中、文恩、未容、玉奴、阿綿、賽奴及廣中之林士豪、奚奇、葉世雄等十二將，俱有勇力，可任以干城，俾其分守各門，巡防內外。林士豪更兼有謀；其女難兒亦謀勇俱全。宜宣入宮中，與玉奴等均列宿衛，刻刻如臨大敵，庶可無虞意外。臣便專帶著龍生、熊奇、賽呂、金硯四人前往迎鑾可也。」太子收淚而

問：「先生此去須用兵馬若干，糧餉若干，於何日起身，該如何號召？」

素臣道：「逆閹所忌，惟臣一人。若使知臣往迎，則在京賊黨必生覬覦，在外賊黨必加備禦。並以鬼物視臣，慮皇上為臣所劫，或致起居不能自由，為害甚大。今欲假奏報捷音，致送寒衣，請定還朝日期為名，將臣裝入龍衣箱內；密令先生等至前途開放，乘夜易容。先赴登州探聽皇上動靜，偵察逆閹機密，以定迎鑾主意。除龍生等四人外，即護行兵將俱不使知。只說臣因勞致病，留養宮中。方於京外兩有所益。至於兵馬到彼，自有勇力之士，如白祥、劉如召、施存義、鐵面、亞魯等皆可委任。今只帶兵五百，即舊便當起身。」

太子大喜道：「知幾其神先生之謂也。」當將白祥改受兵部主事，先給行軍札付，至於劉如召等皆給七品冠帶，俟有功受職。即命內閣修表，復差翰林官一員賚奏，令龍生等四人領兵五百護送龍衣，內監四名通問皇上隨巡妃嬪。到午後諸事俱備。太子復取空頭札二十道，兵部火票十張，交與素臣便宜填用。跪遞三杯行酒餞送。素臣入箱，箱上四面開孔，內設掩錢香閉，以通氣息。是日行至蘆溝橋駐紮。二更時分，龍生等悄悄開放。素臣帶著金硯偷出營盤，連夜趨行。在路聞聖駕現駐萊州，便向萊州進發。於二十六日日中趕至萊州。只見城外無數百姓聚著哭泣，素臣上前根問。百姓道：「我們這裡有一好官，被靳太監把他全家都殺。我們都是受恩的人，在此哭泣。」素臣急問：「好官是誰？」百姓一頭哭一頭說道：「是萊陽縣人，姓白名玉麟。」素臣大叫一聲，淚如雨下。正是：

大眾傷心皆為米，英雄揮淚只憐交。

總評：

素臣命容兒再進景府，景王之命已入容兒之手，恰好與七妃商量要做皇后一段，致景王泄陽致命。突來催命之符，雖景王惡貫滿盈，冤魂畢至，而亦未始非容兒教令七妃與景王堵興所致。故論誅藩之功，終以容兒為第一。

景王罪狀，書中不甚明晰。按之史冊，與寧藩宸濠事又復不同。前回太子口中略舉一二，不得不於此處借冤魂索命以明揭之。而諸般劣跡，止以四五個字具狀，詳則一事數萬言，略則數事一二語，勝於補敘多多矣。

是書文素臣為主協，夫人而知之；而嫉賢害正，有景王靳直二人。為逼緊對頭，則二人之事不可不詳。庸手為之，必將太妃娘娘、馬太妃、何氏、茅氏等人，以及靳直如何變結朝貴，賄賂公行，敘作正文，以在小說家忠義奸佞，相為發明之意。不知一落巢臼，便非奇書。試舉全部觀之，靳直諸事，皆借他人口提出；而景王罪狀，則以臨死夢囈之語一一敘明。絕無鋪排在正文者，而二人奸惡之跡，即此看出，已足令人髮指。是他不落巢臼，自成一言。事奇人奇而文亦奇，乃得稱奇書之目。

問素臣是書中之主，而靳直景王為素臣之對頭，其事以不詳而詳矣。乃於連城家事獨詳敘七八回，何也？曰：靳直景王之事為素臣而敘也，讀書經心作意求其事實而無一篇，正文則於略為提及處，已不啻見其全，故可以不詳。若連城之事為璇姑而敘也，讀書之經心作意，以觀璇姑，不如其視素臣，使於連城家事而亦無一篇正文，則不見連城家之淫，即不甚見璇姑之貞，故不得不詳。素臣是孔子，璇姑是顏子，而二人皆有逼緊對頭，或詳或略，或易見或不易見，賢與聖之間也，而亦文章賓主次第之法，不可不知。

容兒再入景府，所以報七妃者，至矣盡矣。時而為小尼，時而為小郎，聲音態度、性情體格，不外一個柔字。而其人固強武有力，非比優伶娼妓，終身以媚人為生活者。故不奇在能柔，而又奇在能忍。宮闈啼笑，曲意奉承，事在心頭，而能一毫不露，直至聽出響動，急起揮刀，捉人頭而斬關以出。此何等器識，何等涵養，於童僕中求之，吾見亦罕矣。

失主寢疾至於謔語發狂，冤魂索命。而群妾偷閒，各乾不明不白之事，淫人下梢往往如是。

七妃淫昏出於意外，即容兒亦不敢信。事成之後，可以收置妾媵，觀後俯伏在地，不敬仰視可知也。乃離掉素臣教令正意，一片柔情媚骨於假夫妻分上做出血性功夫，至欲與七妃同生同死。此等鬼張智，從何處學來。

容兒與賽奴被係樹間，兩體相摩，惹得發騷動興，是全無丈夫氣者。此次哄騙七妃，作者大筆淋漓，寫得如許，蓋信得容兒工於媚內，必有此一番作用也。若雲素臣遣問時實教以如此如此，則天下安有此主人？然素臣不教之，而老尼自有衣鉢傳授賽奴，發其凡於七妃，則造其極古今戰陣之上，有以兒女之情勝武夫之力者，彼伍雲召之於瑞仙郡主，楊忠保之於穆桂英，方此有上下床之別。